

新年鼓勇氣 向大雄學習

高明道

在中國傳統佛寺，明清以後開始以「大雄寶殿」命名其主體建物，理由無他，就是大殿所供奉者為佛，而「大雄」正好是諸佛尊稱之一。那麼，「大雄」既然指如來，學習世尊的教法——也就是一般所謂的「學佛」——理應也可以說成「學大雄」，但就現存文獻來論，這樣的用法並不多，最容易找到的例子乃是明代即非如一禪師《題血書五大部經》詩中「三山惟一公 世襲為參戎 猛性羈不得 割愛學大雄」的偈句。這種使用上的差異就引起筆者的好奇：「學佛」流行，而「學大雄」受冷落，原因何在？是單純因兩個音節好念，三個倒拗口，還是有別的因素？

說不定文化裡傳統強調的「謙虛」曾成為一個自我約束的條件，使得大家不太願意嶄露頭角。不過看歷史，道德訴求終歸理論條目，實際上毫不羞於力求個人表現，甚至肆無忌憚自我炫耀者，古今大有人在。當然，在一個充滿宗教情操、神聖氣氛的環境裡，人們也許比較收斂，更何況釋教本身也提倡謙卑的美德，諸如「夫人修福，謙虛敬重，直心清淨，行於道業，功德無量」（《未曾有因緣經》）之類的開示，不管在聲聞的契經或摩訶衍修多羅，處處可見。質言之，從理來說，「學佛」原本就非「謙虛」不可。暫且不論此德目在形成用語差異的過程當中，是否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，且看看古人的心裏，佛何以叫「大雄」。

尤為清楚的一番陳述見於北宋真悟允堪律師的《〈四分律隨機羯磨疏〉正源記》：「大雄者，目至聖之人也。以修行大，趣理大，證果大，所化大，雄雄然，非吾佛而案誰！」修、趣、證、化這四個動作，集中在佛典裡出現的地方，最具體的例子大概是唐代的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，一處為《厭捨品》的「以是因緣諸佛子 早趣出家修善品 應觀身命類浮泡 勤修戒忍波羅蜜 當詣七寶菩提樹 金剛座上證如如 常住不滅難思議 轉正法輪化群品」，一處即《報恩品》之「若佛菩薩不出現 世間眾生無導師 生死嶮難無由過 如何得至於寶所 以大願力為善友 常說妙法令修行 趣向十地證菩提 善入涅槃安樂處 大悲菩薩化世間 方便引導眾生故 內祕一乘真實行 外現緣覺及聲聞」。

遠東傳統佛教以弘揚大乘法門、實踐菩薩聖道自居。如果不願看到此一偉大精神落入空談，在新年來臨之際，要不要發心學大雄，習我釋迦世尊在

因地勇猛、精進修持六度萬行之善法，老實、次第邁向正法的成就，期為眾生證得無上菩提，隨順接引、成熟、度化、教導有緣含識？這樣想，自需勇氣。然而缺乏這股魄力，做不到「獨步無畏猶師子」的增上意樂，講什麼行菩薩道，都不切實際。在當前巨變、動盪不安的世界，若是不認真面對生命，為自己、為有情有所振作，那太辜負了個人暇滿的因緣，著實可惜。但願吾等三寶弟子，時時憶念慈愍世尊，處處效法弘願大雄！

